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五十二回 易鮫綃斷腸分手 聞燕喜狂笑偏心

卻說柳夫人等一千人，送婉香出來直到二廳，看婉香灑淚上轎出去。春妍和海棠、連升家的、來喜家的等，便叩頭道謝，一齊出儀門上轎跟去。這裡寶珠早哭得淚人兒似的，定要趕去護送一程，柳夫人許了。寶珠忙喊備馬，帶著花農、鋤藥兩個小廝，一齊打甬道上上馬，寶珠早一鞭跑出大門，一溜煙飛也似的追去了。花農和鋤藥兩個馬的足力差些，哪裡趕得上，一直追出錢塘門，向柳堤上跑去。猛見柳堤上拴著寶珠的馬，見寶珠坐在草地上哭，嚇了一跳。忙下馬問：「敢是墜了馬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是，這馬乏了，我也腿軟了。」花農道：「爺本來病著，哪裡還好這樣的很跑。既這樣，請爺那邊亭子上坐坐去。」寶珠點首，花農扶著起來，攙到亭子上坐了。寶珠定了一回喘氣，便又上馬，帶著花農、鋤藥急急地向柳堤上走去。到鬆木場花農遙指道：「船在那裡。」寶珠望去，見橋邊泊著四號大船，桅桿上扯起銜旗，風吹起來飄著，顯出河南督學部院的字樣。寶珠早一陣心酸，掉下淚來，一到岸邊便跳下馬來，見一船上裝著婉香的箱籠物件。一船是些家丁人役。第三號才是婉香的坐船，頭艙卷篷下懸著四盞繡絡珠燈，兩邊列著兩盞銜燈。花農先下艙回了，裡面喊：「請！」早有水手打起扶手，請寶珠下艙。寶珠一腳踏進頭艙，早見春妍和海棠兩個把中艙門上的花繡門簾兩邊一齊打起。寶珠進去見婉香側坐著，一手靠在玻璃窗邊的雲石桌上，拿帕子拭淚，寶珠早淚如雨下，兩個廝對著，先握手兒嗚咽了一會。婉香才收淚道：「我此去料想未必再來，你不必為我傷感。天若有情他生可卜，你只干你的正經去。你能一步一步的上進，我便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替軟姐姐和蕊妹妹歡喜。你若不忘我，你知道我家去，有了聘期，你但在小桃花館的桃花樹下喚著我的名兒，哭我一番便感盛情了。我前兒許送你的繡枕頂兒和屏條子，我不該給了眉仙。那眉仙轉送我的繡花帳沿子，我前兒不是送你了，你留著，只當我的吧。咱們三年聚首，一旦永訣，我也沒別的報你。」因把帕子遞與寶珠道：「這個你拿去，是我這幾天拿著拭淚的，光景淚珠兒也不止二十斛了，完了你吧。」寶珠接著也不暇細問他這話裡頭的講究，只把帕子轉贈他道：「我這個你也拿去吧！日後得能再見也是個表證。倘不能再見，各人拿這殉葬吧！」說著，兩人都哭起來。春妍見日已西墜，舟子催促趕行，因來分了，婉香、寶珠兀自不捨分袂。經婉香再三安慰，寶珠因再三叮囑，說到了姑蘇便給個書子，我開春往京去定打姑蘇轉來看你。婉香應著，因淌下淚來。便拿寶珠的帕子去，兩人欲別不別的，臉對臉的呆怔了半天，才同歎一口氣。寶珠便說聲：「罷！我去了，你自保重。」婉香含淚應著，送到中艙門簾下。看寶珠登了岸上馬去了，還自呆望著。忽一聲鑼響，船已開了。掉過頭來，打破玻璃窗望去，寶珠遠遠的在馬上一回頭望自己的船。忽立住了不走，呆望著自己的船漸漸遠的看不見了。婉香早一陣心酸，哭暈了過去。春妍、海棠忙扶住喚他，再喚不醒，直等舟行了一里多路，婉香才醒過來。睜眼一看，見是船裡，面前只春妍、海棠兩個站著，莫說寶珠不見，連往日的笑春、愛兒等也都不見了。又一陣心痛，哭暈過去，這回勢頭更凶的怕人。春妍急了，忙喊，把船放緩些，把後船裡的老婆子喊幾個過來幫著灌姜湯，捏人中的救著。足有一頓飯工夫，婉香才哇的一聲哭了轉來，春妍早也淚如雨下。婉香向四下一看，見居中掛著一盞洋燈，四盞書畫竹燈。那船搖著，一晃一晃的蕩著，便天旋地轉的頭暈起來，嘔出口不是血卻是綠水，大家慌了，忙喊船泊定了不搖，把婉香扶到牀裡躺下。婉香自覺兜肚下泛起來，又嘔了一口，便又昏暈了過去。朦朧見他母親秦夫人從水面上踏浪而來。走到面前，喚道：「婉兒你不要苦惱，過幾天還你高興。」婉香見是他母親，早去扯住衣角哭道：「太太怎留下我這苦命的兒嚇！」秦夫人道：「快不要傷心，你吃我這杯兒水便好了。」婉香見他手裡果然拿著一個杯子，送到他嘴邊來，婉香見是一杯清水，不知不覺飲了下去，見他母親便轉身踏浪去了。睜眼一看，見自己原睡在牀裡，丫頭老婆子圍在面前，聽船底下的波浪聲甚大，風刮的玻璃窗當當的響。因道：「敢是起風浪了。」春妍等忽然見他開口了，看神色也正了，便多放心。因答道：「是呢，小姐這回子心定些嗎？」婉香點首，因問這裡是什麼地方了，春妍回不出，因去問了水手，進來道：「是瓜山地面。」婉香點點首，因墜淚道：「出城好多路了，春妍扶我起來望望，瞧可還望得見城子嗎？」春妍道：「我剛望過，連影也不見了。」婉香點首，又滴下淚來，因叫婆子們退去，自己在枕上傷感一會。忽篷背上浙浙瀝瀝地下起雨來，那風打窗縫裡吹進來，幃子遮著那燈早閃閃燿燿的。雨越大了，夾著風浪聲，遠遠聽見更鼓打了三下，心膈上的淚早和潮一般湧起來。哭了會子，因身體困倦，便睡熟了。次日醒來，又哭一會。一路上餐風宿露的哭著，早把個嬌滴滴身軀兒病的和菊花似的，這且慢表。且說寶珠，自婉香去後也不知哭暈了幾次，身子本來單弱，早已病了，天天嘔著血，柳夫人怎不焦慮。請大夫瞧總是說心病，藥物也不甚中用的，還是金有聲替他用藥當點心，足足病了半個多月，天天盼姑蘇的信也不見一封。一日正哭著婉香，裊煙忽傳進一封信來，說是姑蘇來的，寶珠又驚又喜，忙拆開來看。那因眼角上綴著淚珠看不明白，忙拿婉香送他的那塊帕兒揩淨了看寫著：

眉仙再拜，寶珠足下。

寶珠見這八字便疑惑道，怎麼是眉仙書信，難道姐姐有什麼長短麼？又道，且看下去再講，見是：

遲我拜芝，勞人夢草，一方秋水，懸想伊人，轉輾夢轂，亦不自知所以然。月圓日，婉姐言旋，乍見之下，人淡如菊。略一撫問，淚潸潸下。

寶珠看到這裡不禁痛哭。停一會又看道：

哽咽半晌，始吐所苦，情頗不堪。而抑知適博我粲。挑燈一夕話，竟使破涕為笑，疾霍然愈，為語足下，好自珍攝。留一形骸，待作相見為是。

寶珠看了不解。忽轉念道：「這光景是眉仙哄我來。姐姐這病，哪裡一夕話勸得轉的。多分病危了怕我知道，所以哄我來。果然姊姊好了，為什麼姊姊不自己寫信給我呢？」想著，又哭起來。忽又道，這「待作相見」一句有意思，難道姊姊還來我家嗎？只怕斷斷沒有這話，要便是講我明年去看他的話。又道，姊姊往常說眉仙的筆墨好，照這書子寫得不明不白的，也看得出本領來。又道，管他呢！且回他一封書子再講。因便想掙扎起來去寫，哪裡掙得起，只得且擱著罷了。過了幾日身體略好了些，因起來寫了信復了眉仙，且也說自己病好了，剛發去。忽晴煙進來說，三老爺回來了，說病的凶，人扶著在南正院了，爺快請安去。寶珠吃了一驚，忙扶在晴煙肩上，到南正院來。進門，見袁夫人、漱芳等俱在。秦文坐在炕上，氣喘著咳嗽。寶珠上去請了安，秦文點點頭道：「你也病麼？」寶珠說：「是！」秦文道：「你自睡去，不必陪我，仔細又冒了風。」寶珠應著，自己又站不住，便退了出來，剛出門簾，聽秦文道：「寶珠怎麼病的這樣，多分孩子們大了，不甚安分。這會子我在河南倒給他說下親事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嚇！前兒我不知道，這裡也給寶珠定了親了。」秦文詫異道：「我八月間便有信來，敢失誤了，怎麼又定了一門子親，這怎麼處？」說著早喘著咳嗽。寶珠聽見講起他的親事，早一點酸從頂門上起直注到心窩裡，禁不住哇的哭了出來。秦文問：「誰哭了？什麼事？」丫頭們忙回說，寶珠被窗子撞了一下哭的，說著，忙把寶珠扶回院子去。這裡秦文向柳夫人道：「什麼玩意兒，一個孩子定下兩門子親，這怎麼處？」又道：「那邊斷無法想，且問這邊是誰家的小姐？」柳夫人因把花家去把婉香給了別家，氣不過，一下子定了葉府的兩姐妹兒。秦文聽著大笑起來道：「你們知道我給寶珠定的是誰？」柳夫人也陡然開心道：「敢便和花占魁講來！」秦文道：「還講花占魁呢，前兒他和我提親，我一時沒允，後來我替太太求親去，他也不允了。」說著喘喘的咳嗽起來。柳夫人疑惑，因又問，那眼下定的是誰家呢？秦文道：「聽我講呢，因此我在京便杜絕了花占魁。哪知道我和他都放了河南，他來拜我，我見他，便也絕口不提這親事。前兒七月間，忽然都察院沈左襄上本子彈他，他慌了。當是我為此過意不去，便來向我謝罪，我倒不懂了。次日便央中丞來允親了，我知道婉小姐是二太太最疼的，我也很看重他的，所以便允下了。」大家都啞然失笑起來，心裡都替寶珠開心，柳夫人是更覺歡喜過望，倒不肯信。秦文道：「二太太不信，還有先姑太太的一隻碧霞鐲子在我箱子裡收著就算聘禮了。是我把一個西土漢玉貓兒墜向他換的，兩下允洽了。便在九月初六日下了聘，這裡來接是幾時了？」柳夫人道：「那已

是初九了。人來說，花占魁是初二打電報家去的。」秦文道：「是了，這裡和葉府裡是多早晚下的聘？」柳夫人說是十一。秦文道：「既這樣，葉府總好講話，他三口兒便瞧下聘的遲早定位次吧！花占魁總不免有些話講，那只好做我不著，寫書子給他謝罪去呢！」說著大笑，笑著又咳嗽氣喘的了不得，便叫玉梅和湘蓮兩個夾扶了回東正院去。袁夫人等都哄堂大笑起來。說這節事倒玩的有趣，只是太太和寶哥兒、婉姐兒空拋了許多眼淚。柳夫人也心花怒開了，和一千人說笑著。早有丫頭們聽的明白報與寶珠，寶珠聽了直跳起來笑的閉不攏口。因道：「我夢想不到還有這場天大的喜事！」說著又笑又道：「哦！怪道眉仙那書子這樣講，原來姊姊不便書信與我，眉仙也不便明寫的，所以我還怪他不明白，哪裡曉得有這個意思藏著！有這個意思藏著！」說著又大笑起來。裊煙扯他的衣角道：「爺也不留意點兒，照這樣瘋著給人傳出去，可不笑話。」寶珠道：「這陣子還怕誰笑話來，老爺給我定了姊姊，我那姊姊便真是我的姊姊了，便真是我的好姐姐了，便真是我的好人了。」說著，又哈哈大笑起來。裊煙見他神色不像，口角渦斜，絕似瘋的樣兒。因道：「爺怎麼講話也不留點神，這是算什麼話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姊姊，這又什麼算什麼呢？」又道：「姊姊可來了麼，快給掌燈兒，我見他去。」裊煙驚道：「爺敢是心偏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偏什麼，我總一樣看待，看我敢偏了誰？」裊煙聽他的話真瘋了。便哭起來道：「我的爺，你怎麼忽然便這樣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你不哭，你放心，我姊姊是講得明白的，決不苦了你。」裊煙一發哭的凶了。晴煙等忙進來，見寶珠指手舞腳的，笑著，說著，口口聲聲念著姊姊。大家多道他瘋了，忙去報與柳夫人知道。那柳夫人過來一看，便大哭起來道：「我剛道這遭兒萬事如願了，哪知道他忽然瘋了，這敢是前世的冤孽嗎！」說著頓足大哭。不知寶珠究竟是瘋不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嬌花倒受三春雨，圓月應遮一片云。